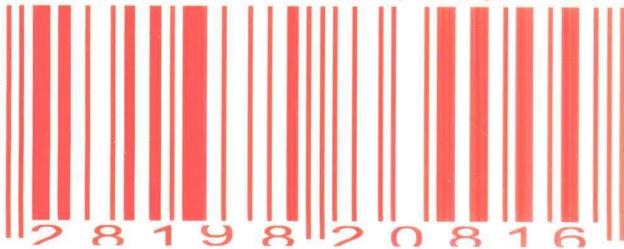


有御姐的地方就有江湖



御姐

吉林出版集团
北方妇女兒童出版社

御姐

扣子·著



北方婦女兒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御姐 / 扣子著. —长春: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,

2010. 7

ISBN 978-7-5385-4807-5

I . ①御… II . ①扣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 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33581 号

御姐

作 者 扣 子

出 版 人 李文学

责 任 编 辑 王天明

封 面 设 计 嫁衣工舍

开 本 700mm×1000mm

字 数 265 千字

印 张 19.5

版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发 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

邮 编: 130021

电 话 总编办: 0431-85644803

发行科: 0431-85640624

网 址 <http://www.bfes.cn>

印 刷 三河市明辉印装有限公司

ISBN 978-7-5385-4807-5 定价: 28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431-85644803

第一章

贱可贱，非常贱 /001

第二章

女王出巡，富可敌国 /025

第三章

裸体是最贵族的艺术 /045

第四章

美人春睡懒 /069

第五章

画荷花的艳女 /087

第六章

明朝有意抱琴来 /107

第七章

千金难买我愿意 /125

第八章

问人生到此凄凉否 /144



第九章

虐恋爱好者 VS 苹果依赖症 /167

第十章

相对却忘言 /189

第十一章

春风一吹想起了谁 /215

第十二章

你是我不能言说的伤 /228

第十三章

惆怅旧欢如梦 /249

第十四章

塞上牛羊空许约 /261

第十五章

十年踪迹十年心 /279

Shall we talk/300

后记

我仍在意裙裾的洁白 /303





第一章

贱可贱，非常贱

下午两点半，城市刚下过一场雨。康乔把针织衫搭在腿上，一一审阅编辑们在5分钟前提交的封面选题。

某某复出接拍内衣广告，高龄卖肉贱价抢食——美人迟暮又末路，好！可惜不是张曼玉，叹！加之数年前就已过气，叉；

某某渴仔如命，湿身狼擒新晋小生某某某——有点意思哈？但主角知名度太低，叉；

某某某和某某结束12年爱情长跑，拉埋天窗——两人都半红不黑，我们又不是其粉丝，凭啥以头条当贺电，叉；

某某东京街头激吻某某某，恋情曝光——两个三线小明星的自我炒作伎俩，又没给我们塞点好处费，偏不成全他们，叉；

.....

八卦周刊是个势利的行业，只捧当红炸子鸡的臭脚，一线明星一流猛料。在不可兼得的情况下，则要么重量级红星，要么重量级事件。一路看下来，康乔的眉头越皱越紧，走到外间敲了敲编辑部主任林之之的桌面：“开

会。”

没料到公司3个会议室都被占着，最终选题会只能在康乔办公室进行。6个编辑分散坐在大沙发上，兴致不高地听康乔训话，偷偷摸摸地递个眼神，在本子上写几句悄悄话，推来推去地传着看。康乔将这些小把戏尽收眼底，面上却不动声色。

她手下的这帮人，各个都不是省油的灯。前任主编离职时，编辑们谁都不把她这个空降兵放在眼里，她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把他们治得状似服帖，杂志照出薪水照拿，但背地里究竟怎么看待她，她管不着，也不想管。

但杂志本身的事情，她非管不可：“头条都还欠火候，再加把劲。”

编辑们集体无动于衷地听着，流程编辑叹了口气：“听说231、232期的销量都下滑了？”

“均比上一期下降了四十多本，233期的数据还没下来，估计也不容乐观。”康乔揪着纸巾，把它撕成一条条的，她一着急就会这样，纯属无意识，“所以234期不能再有闪失了。”

林之之怪叫道：“才四十多本？刚才瞧着发行张那副如丧考妣的嘴脸，我还以为少说也降了几百本呢。”

对编辑来说，四十多本是“才”；但对康乔而言，它的重点在于“降”。老板既没有“月有阴晴圆缺”的心态，也没有“花开花落平常事”的胸襟，他只关心销量，恨不得芝麻开花节节高，一路凯歌高唱器宇轩昂。

赚钱才是硬道理，康乔对编辑们说过，武侠里讲究无招胜有招，老板的理念与它有不谋而合之处，赚得无止境方是大境界。所以起先杂志销量一有细微下滑趋势，康乔就想分析原因，但老板统统不听，他只看结果，至于过程，有请康乔你自行消化。

久而久之，康乔只能跟自己和这几个编辑死磕。《星期八》的口号是

“期期给你八明星”，其实更相当于一周明星新闻汇编，多是从网站娱乐频道摘录下来的要闻，就靠编辑们重新整合加工了，他们也经常笑自己是文字搬运工。康乔上台后，把口号改成了“期期给你扒明星”，也就是扒光新闻背后的真相——至于它和事实有多少出入，那就是读者的事情了。拜托，我们是娱乐八卦杂志，不是民事探案小组。

编辑部主任林之之间过康乔：“那不成了编小说了？”

康乔反问她：“我们是周刊，一周才出一期，但网站有速度优势，几分钟就能更新。再说娱乐新闻统共就那些，同类刊物又多，读者为什么一定要买我们的？我们定价又不低，不靠观点和角度取胜，还能靠什么？”

因此当大多数娱乐杂志在津津乐道女明星和现任丈夫的婚变时，《星期八》的头条是女明星的初恋情人骄奢淫逸夜生活；当人人都在热议电影票房冠军时，《星期八》推出的是导演的浪荡情史……如此另辟蹊径，短短两个月后，康乔就把杂志的销量提升了12%。应该说这是个不错的成绩，但老板显然不满足于此。

康乔也不满足平庸的头条。编辑部主任林之之说：“我觉得这次的头条还成啊。”

康乔问：“换了你，你会买吗？”

林之之摇头：“我不买。”复又补充，“不过我什么杂志都不买。”

干一行怨一行，大多数人都是这样，康乔也是。入行初期，每当杂志出刊，她会翻一遍，但渐渐地，她把自己赖以谋生的杂志称为“快速消费品”，不再视作劳动成果。太清楚操作模式了，再然后，她连杂志都买得少，只肯偶尔为真正的良心之作花钱了。一如揣着钱去逛商场，诚心诚意地想买几件衣服，却发现满目琳琅，仍花钱无门。

康乔的室友方扣把这条理论引申到感情上去，为自己单身身份开脱：“对嘛，满街男人，无人可爱。”

但抱怨归抱怨，人们依然在职场上浮沉，在情场上扑腾，前仆后继，接二连三。康乔按职务名字挨个点兵了：“资讯陈，说说你的想法。”

“我手上有一条，某某某被剧组炒鱿鱼，开拍前遭换角。”

“明星不红就得事件劲爆，两不靠就没有价值了。流程赵，你呢？”

流程赵挠挠头：“你总跟我们强调观点和角度，但这周的新闻底子不好，全是一些鸡毛蒜皮，拗也拗不成《色戒》的性爱角度啊！”

一帮人都哈哈大笑，笑完了康乔说：“某某某和某某联姻、某某复出都只能作为小标题，头条还得继续想，最迟明天上午 10 点前给我新选题。”

编辑们哀号着离去了，林之之被留下训话：“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司空见惯，但读者们更爱看的是明星出丑倒霉，而不是扮靓发财。跟她一样，她为什么要买？比她幸福，她为什么要买？给自己找不痛快、添堵？”

林之之心悦诚服：“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，砸明星的帖子一向比唱赞歌的跟帖多。”

自虐的永远是少数，看热闹的才是大多数，弹总会比赞引人注目。康乔盯着选题又看了看：“‘贱价抢食’这个词在我们的封面上出现过一次，以后尽量不要再用了，除非主角是国际巨星。”

明天晚上就得把杂志内容送进印刷厂了，可头条空缺，让康乔连捏造也无从下手，封面迟迟无法设计。再一看销售报表，走势图都快赶上她买的两支小股票了，前景堪忧。

正当康乔徒劳地刷新着门户网站的娱乐新闻却一筹莫展时，手机响了。陌生的电话号码，不大熟悉的女声，迟疑地问：“是康乔？”

“是我。”

女声马上变得清脆活泼：“康乔，我是周琳达。我这几天在这边拍戏，我们见一面？”

焦头烂额的康乔不由得一喜，简直想虔诚地说句菩萨保佑。天无绝人之路，她，和她的杂志都有救了。

周琳达要到夜里9点以后才有空，到时开车来公司楼下接康乔消夜。电话里她的声音很歉意：“都这么晚了，要是你不方便，那就改天？”

“没关系，我刚好在加班。”康乔挂掉电话，兴奋地在办公室里绕了几圈。拉着周琳达打听几桩八卦，《星期八》的头条就有了。明星嘛，对自己圈里的事，总归比外人要清楚得多，并且绝密又可靠。

3个小时后，一辆奥迪TT停在康乔公司楼下。后排车窗摇下来，露出周琳达的脸，几年不见，她的样子跟以前差不多，一双大眼顾盼生辉：“康乔，来。”

说是消夜，但两人都怕胖，最终她们选了一间茶楼。包厢临着湖水，小小的窗外是个清凉的世界，周琳达和康乔对坐着，开车的助理窝在车里睡大觉。车是剧组的，七八成新，周琳达不买车，广厦华服才是她的心头至爱。

时光不曾在周琳达身上留下痕迹，面容和性格都是。刚落座才几分钟，她就开门见山：“我听说你混成了《星期八》的主编，我要上封面。”

最初相识时，她也是这么说的：“我想上封面。”当时的杂志没能让她如愿以偿，可康乔已今非昔比，她用了5年时间，跳了3次槽，从小美编到编辑部主任再到主编，每一步都没浪费。

然而周琳达只从新星混成了三线，收获了一小撮死忠粉丝，和一大捧任何时候都觉得她眼熟、但任何时候都叫不出她名字的观众。康乔从月薪2000做到了月薪7000，她则从20集5万的打包价升为了每集8000，价格不算贵又敬业，每年都有几部戏可拍，日子过得还不坏。

没什么好歉疚的，只是不红而已，但赚钱比一般人容易，际遇比一般小艺人好，周琳达挺想得开：“我要多上封面，知名度高些，接戏就好谈价

钱，你得帮我。”

康乔只问了两个问题：“有暴露照片吗？有热辣事件吗？”

美味能炮制，绯闻也是，有图片就能制造话题。周琳达嘻嘻一笑，从随身小包里掏出一个U盘：“我的比基尼和内衣照全在里面了。”又摸出手机翻给康乔看，“我在手机里也存了一份，你看看。”

编辑们采访归来，跟康乔抱怨过：“还没红呢，就懂打太极，全是场面话，客套戒备滴水不漏。”其实这很正常，接受过宣传训练的人，很难有真话对人讲，什么都不说还会被歪曲呢，真透露心声那还了得。连平凡如你我他，也不轻易对陌生人掏心窝子，又怎能怪明星全都成了老油条？彼此都只把访问当成流程化的工作，不做更深入的探求，所以大部分明星专访都没看头。

但康乔和周琳达不同，她们是朋友，哪怕当中有4年并无联系。康乔循循善诱：“我们的封面要么人红，要么事件红，你多讲讲自己周围的人和事，越知名越好，看看能不能找到突破口。”

“知名？”周琳达眼睛一亮，“某某某知名吧？我拿来利用利用。”

“有某某某那就不愁了。”康乔不喝茶，只喝白开水，拿过周琳达的手机，啪啪啪编辑了一条短信给她看，“如何？”

周琳达吃腻某某某，借戏偷食某某。她给周琳达解释：“这段话分三行，突出你和某某某，最后几个字我会用专色印刷，很醒目。”

周琳达眉开眼笑，捶了捶桌子：“好样的，我是读者就想买来看。”

某某某是个红极一时的男明星，某某则是周琳达正在拍摄的电视剧男搭档，他们分饰男二女二，负责插科打诨，烘托男女主角的纯情真爱。周琳达和男二的剧照颇能拿来说事，而且男二是受益者，他不会指责《星期八》造谣，但某某某就难说了，康乔有顾虑：“我想这么操作，但会不会给我们惹麻烦？”

周琳达胸有成竹：“他不会跳出来的。”狡黠笑道，“我们……有过。”

有过就好办了，某某某是巨星，总不至于大玩文字游戏：“几时轮到她‘吃腻’我？总共就没几次！”

那就太贻笑大方了，只会让人觉得某某某小题大做没有气量，他是聪明人，必会保持缄默。周琳达说：“一日夫妻百日恩，借他造势，这点面子他得给吧。”

康乔找服务员要了一张白纸，将封面思路画给周琳达看：“主图用你穿橙色比基尼那张，你和某某某的合照放大些，摆在右边，视觉效果会很强烈；你和某某的剧照放在专色旁边，对了，你们这部电视剧的名字我也会弄成专色，你们导演会高兴。”

周琳达很兴奋：“哇，真专业！你这5年不是白过的嘛，又会做人又会做事的。”

“那你呢？”

“哦，我赚了一些辛苦钱，但勤能补拙，积少成多，还算知足。”周琳达剥了一颗开心果，却不吃，就丢在盘子里，“那会儿你建议我进公司，从3000做起，拿清白自在的钱，现在你还这样想吗？”

康乔狠狠摇头，她干着一份娱乐小刊的营生，图文并茂只求下流。每星期制造一次垃圾，伤害着无辜的小树苗，荼毒着无辜的青少年，这既不清白也不自在，且毫无意义。远在家乡的母亲屡屡让她寄杂志回家给她看，康乔百般推脱，母亲不免怀疑：“乔乔你别硬撑啊，没工作就和我说，外面太难了，我都知道。”

外面是很难，但她不想让母亲看到《星期八》，它的艳照有碍视听，她没脸承认是自己的作为。5年前，她劝周琳达进外企，一开始钱少点，但保存了做人的尊严，但今时今日……

是，若有进军世界500强的机会，她不会放过。摩天大楼、落地窗，人

人都是商务精英，说一口流利的英文、隔三差五飞来飞去、提成动辄十几万……是有这样光鲜亮丽的人生，但那是金字塔的上端。她懒，资质平常，又不愿头悬梁地打磨自己接近它，那就只得打一份潦草的工，却不能言退。

室友方扣说过：“你说我们是不是太自虐了，非得在大城市过得苦哈哈不可？”

康乔也想过这个问题，但回到家乡，她能做什么？省城的工资很低，但房价也飙升到离谱，她照样实现不了安居乐业的目标。当啃老族不光彩，但太多人都被逼得没办法了，而她家里没有让她可啃的。去更小的地方吗？人生地不熟，工作机会少，格格不入何来安稳？一退再退，退到墙角再怎么办？苦练穿墙术吗？

如果内心的欲望退散不了，那么世间之大，退无可退。或者转个行？那就意味着放弃5年的工作经验，从头做起，从底层做起。但她已28岁了，反思来得晚了，今后吃粥还是吃饭，就靠这几年攒些本钱，她经不起折腾。月薪7000不算高，但她是个普通人。《星期八》是不光彩，但这是现阶段她所能得到的最像样的酬劳了，不得不妥协。

现实是冰冷的生存，被惯性推着向前走，麻木至极。康乔喝光了杯中水，和周琳达告别。在周琳达看来，理解游戏规则，并尊重它，此后投身其中再无怨言。她虚长周琳达3岁，却始终没她想得开，康乔说：“为了能红一点，不惜往自己身上泼脏水，被父母看到，他们会伤心的。”但周琳达自有对策，她会让助理定期将剪报寄给父母，全是无趣乏味的正面报导，不痛不痒，父母看了挺放心。

周琳达不担心不上网的父母会通过本地晚报看到自己的负面消息，通常情况下，晚报只会有一两个版面是娱乐版，通篇都是大明星的动态，她还不够格在上面出没。衡量一个明星红不红，得看他在小地方有没有知

名度，过气明星最爱去小城市走穴，就是因为红过，观众买账。

“若有好事者把你的绯闻告诉你父母呢？他们会问吗？”

“会啊，他们打电话给我，我就表现得比他们还气愤，宣称要告不负责任的媒体诽谤！他们就反过来安慰我，打官司不好，让我宽心，他们也不会再放在心上。我多多少少还是有点演技的嘛，唬住他们绝对够用。”周琳达说，“父母很好哄的，只要你否认，他们就相信。他们只担心你是不是被人欺负，会不会受委屈。”

夜已深，周琳达和康乔沿着湖边缓缓地走着，助理开着车不远不近地跟着。夜风很惬意，城市的灯火辉煌，周琳达连自己的积蓄都对康乔和盘托出：“忍耐这份工，是它给我的报酬还行，再攒一段时间，就能给父母买一套房子了。”

康乔吃惊：“我以为你的钱早够了。”

“女明星赚得是不少，但开销也大啊，行头都不便宜，你穿得太寒酸，别人会杀价，也会瞧不起你，很多场合都不会被邀请，这行很势利的。”周琳达捋了捋额前的头发，指着自己的脸，“这里、这里还有这里，全都修补过，哪一样不花钱？哪里会有什么不老的传说？所以才有太多女明星嫁给富豪啊，她们是普通人眼里的有钱人，但跟商人根本没法比。”

25岁的周琳达留着俏丽的披肩长发，眼睛在路灯光下流光溢彩，冲康乔嫣然而笑：“封面的事就交给你啦，借某某某也上不了位，但把名字跟他放在一起，感觉挺不赖的。”

康乔斜她一眼：“当心我愧对你的信任，披马甲上网站爆料。”

“有什么好处？点击率能兑换真金白银？”周琳达不以为然。

康乔开玩笑：“我是凡人，也很想红啊。”

周琳达继续不以为然：“无敌憨猪再红，关你康乔何事？”

“咳，搞不好出版商找上门，给我出书。”

周琳达仰脖大笑，活色生香的美貌：“你确定你写的淫秽读物会通过审查？”

康乔丧气：“我自娱自乐还不行吗？放心，为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，我会给你也披个马甲，艺术加工加工。”

周琳达比她洒脱多了：“随便你！用我本名也不要紧，你又不是权威机构，网友们怀疑一切。”

“其实一切皆有可能。”康乔叹，“毁誉参半，这才是人生。”

周琳达学她，也叹着气：“可不是，悲欣交集，这才是人生。”

康乔作错愕状：“真看不出来，姑娘你德艺双馨，连弘一法师的临终遗言都知道。”

周琳达白她一眼：“我读过大学好吧？”

康乔打压回去：“肄业也算吗？”

周琳达不愧是娱乐圈中人，抗压能力奇强：“吃青春饭嘛，难道以 23 岁高龄才出道？我又不是你。”一边拉着康乔向奥迪走去，一边说，“当然你没错，我是不学无术，‘悲欣交集’是我这部戏里的台词，不然我哪会知道。”

康乔回到家中已近 12 点，室友方扣还没睡，裹一条薄毯，窝在沙发上看电视。一见康乔回来就说：“公司可能要倒闭了，我要失业了。”

茶几上放着半包瓜子和几个橙子，方扣把橙子切得很美观，摆在果盘里。她的手很巧，也许是太孤单。

康乔一直觉得方扣很孤单，她没有多少爱好，就靠看偶像剧打发时间。她学的是意大利语，进的是外贸公司，闲时接点翻译活儿，挣点小钱。她考过公务员，面试没通过，又去读了一个充电的财会班，充了点电，但工作了快 3 年，薪水仍停留在 4000 以下。她满心等着熬满 3 年去跟老板谈

加薪，结果世道不景气，公司说倒就倒。

“投了简历吗？”康乔坐下来剥橙子吃，“你先投着，有面试就请假去，但要做好长线的打算，外贸业是越来越难做了，我们也是，都成夕阳企业了。”

方扣忧心忡忡：“我这几天投了不下几十份简历，但都石沉大海，连面试通知都没接着一个。”

做周刊很累，从组稿到出刊，一期赶着一期，何况《星期八》有 160 页之厚。康乔每天都在加班，回到家时方扣早已入睡，第二天她去上班时，康乔才刚起，两人已有好几天没打过照面了。这会儿康乔才看出方扣的气色很糟，递给她几瓣橙子：“别太发愁了，咱们刚交了房租，还有 3 个月可住，不会露宿街头。我不信你 3 个月还找不着工作，就算运气真有那么糟，本人会伸出友爱之手。”

方扣苦笑了一下，翻过自己的手掌看了看：“我妈真是有先见之明，她生我那天还在缝衣裳，钉扣子时肚子痛了起来，送到医院去就生了我，就给我取名为‘扣’。念大学时还有人问我，你爸妈很爱吃梅菜扣肉吧？哎，‘扣’字怎么写？一个‘提手旁’，一个‘口’，说明我有口饭吃，全靠一双手挣来，天生劳碌命。”

除非含金钥匙出生，否则谁不是呢？同样是 25 岁，方扣远不如周琳达老练，她愁得指甲掐进了掌心：“我得在一个月内找到工作，才有钱继续寄给家里。他们是没找我要，但哪个月没收着，他们就会怕我到了没饭吃的地步。”

方扣的家境不好，母亲下岗，父亲患有冠心病，每天都得吃扩张血管、营养心肌和防止血栓的药。方扣都火烧眉毛了还得惦记着他们。她每个月就那点钱，除了租房吃饭穿衣日用，还雷打不动地寄 1000 给父母，想要有个人积蓄是奢谈，既怕失业也怕生病，生活过得紧巴巴。康乔给她打气：

“别太心慌了，你有工作经验也有资历，再多投点简历，能行的。再不济你就来我们公司上班，赚点试用工资当生活费，边干活边找。薪水是老板说了算，我没权限，但放你出去面试还是办得到的。”

相识两年来，方扣和康乔搬过几次家，始终合租在一起，她很清楚康乔的为人，很仗义，也很替人设身处地地着想，连给她鼓气都很能给她振奋感：“本就是鸡肋工作，往好里想，这叫轻装上阵。天塌下来也不怕，最快活的是咱们，因为咱们什么都没有，什么也没失去。”

方扣又忧郁了：“生活太难了，真有世界末日就好了，一了百了。”

在一个漂泊在大城市的女孩看来，失业比失恋更可怕，失恋大过天，但失业大过天和地。康乔很能体会方扣的感受，但总不能两个人都倒下去吧，为方扣加油是她唯一能做的事：“等你走过去一看，你会觉得，没那么难。”

方扣听不进去：“一文钱还能难死英雄汉呢，我这可是生计问题。”

康乔拍拍她的肩：“小学一年级时，我们觉得高年级的四则混合运算好难；等我升到高年级，我们又觉得初中的求证相似三角形好难，不也都过来了？这几年很关键，我们要顶住。我也不算很乐观的人，但我们要互相打气。”

记得那个老笑话吗，用“难过”造句，小朋友说，我家门前的水沟很难过。但当你跨过去，你会发现，老子连男人河都蹚过，岂会怕条小水沟？

方扣点了点头，收拾着茶几，康乔拦着她：“你明天还得早起上班，但我能晚点去，我来。”

两人的感情好成了亲姐妹，方扣不和她争，康乔又说：“我外婆总对我说，夜里寻思千条路，耽误了白天卖豆腐。你也别想太多，好好睡一觉比较重要。”

打扫了卫生，康乔回房间写周琳达那篇稿子。一般说来，杂志内容都